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古聖人之道歷千百祀豈有變哉而莫盛於孔子其家法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挾聖人之才以康民濟世而要爲有制於時乃孔子以時不可爲而所爲寄其濟世之志者可以自必故廣土衆民所樂不存必欲得天下之英才也者而造之彼其作室爲壇相聚而講猶以爲未足而汲汲然

去其未暖之席環車轅於天下皆此心也乃周游既久始知四方所推擇無踰於及門之英而斯文之託終屬之吾黨矣故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聖人者豈不思立天下之中定四海以滿其一體之心哉蓋四海雖大其爲英才者三數人止耳而此三數人者固四海之人之耳目也吾得其耳目即闊趨而矩步臂運而指從何施不可以彼不憚道路之徇木鐸天下而起人心於長夜誠以此爲易天下之具也夫

遷智不及此謂其歷聘駕說苐以求售至好七十君不遇退而修經以見志夫不知以擇士而謂以干時不知其傳以人也而以經則亦講之不精之過矣自漢以來聖人之家法鬱而不彰者且千餘載非我師天臺先生疇能明之先生之言曰吾非樂於仕以求友於四方也又曰此學非特起丈夫撑拄宇宙者未易當之吾得一二人足矣而奚多言爲葢先生之爲此言也適在留都而士之臚傳而風應桴捷而響隨者亦莫逾留都其間温夷沖

粹抱中行之質以副先生之求者葢有之矣而走之狂簡亦不爲先生之所棄今去之二十年矣其温夷沖粹者率相扳以躋乎中庸之庭而走狂簡自如也不殆於終負先生也哉歲癸未先生年且六十里中二三子謀共祝之而以走之少且賤也屬代之言嗟乎二三子唯服膺先生之教而無終負如走也是所以壽先生已矣

又

夫世之以道鳴者不乏矣而不必其身有之乃若

有之於身矣而其出處大節炳然而不惑者則千百中一人而已可不謂難哉初先生以行人改御史適分宜與吳宰相搆爲姦利薦紳附之如市先生疏論之時　主眷方篤得先生言怒甚斥吳爲編氓分宜雖未去而天下曉然知　上意旨得終就詔獄則先生發之也先生督學時諸可補益者數正言不諱其施於時者什六七矣新鄭始用事勢張甚先生疏其剛愎不可用得遠貶去迨江陵柄國與先生雅知厚亟欲引之先生知其以天下

爲任庶幾共致太平頌之意中變訏孳之情往往見言面先生知正言不可入即謀引去因閉不與往來蓋爲僉都御史甫數月而以内艱歸矣服闋朝議起先生時宰意難之而迫於輿論以原官出塡八閩實遠之也先生以父老累疏終養而朝旨特趣之官先生以金華之事誼難固辭黽勉就道蓋餘二年而復以艱歸自此小人屢續任政時事日入於敝而天下益知先生之高矣蓋當分宜時排於羣議之既同也易而爭於主知之方固也難

江陵時發其姦於既纍也易而察其幾於未形也難且分宜黷貨自點稍知自好者能辨而遠之江陵之始也銳情治理跡類荆舒有志者孰不思麗之以垂功名況其深相信者邪方荆舒秉政文歐韓馬諸人皆傾意嚮之獨呂公晦斥其信姦吉佞彈文一出朝士至動色相訝葢人之難知如此故當時之賢人多矣枉已者竟失其身而直道者或蒙其僇然則處勢而自全非深於道者不能某以是嘆先生之大也夫志全者無虧成幾炳者無殆

辱夫既以道自命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得乎故孔子惡鄙夫之患失而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先生孔子所謂大臣者非歟今年先生年六十二三子之仕留都者咸過不佞某曰願有述某觀桓榮崎嶇草澤中以其徒何湯一言爲天子師梁丘賀非京房之門人則不得位大中大夫至少府彼其相爲引重名成而教立如此先生之學既已無論吞明春卿而其徒乃無能爲仲弓之事者則二三子之罪也故敢述先生之大節

以俟聞言而奮者焉若先生方坐進於道則固可以後天地而不老閱三光之幾凋而桑滄之變於前也區區之歲年惡足道哉二三子曰然遂書之以質於先生

許蒲塘七十序

夫學聖人之道者豈不以其志哉而志之得與不得則繫乎其遇自世教日衰人皆以名寵芬華爲志其幸而得之也忻忻然不幸而失之也戚戚然蓋彼旣無意於道而父兄師友日夜希冀於其外

迨其一旦獲之遂冐然以爲得志豈不謬哉斯時也非其父兄子弟之賢超然脫去習俗之陋而望其能有明也難矣余自嘉靖乙丑卒鄉人談孔孟之學許生吳儒以其尊人蒲塘翁之命來遊于時四方之士魚鱗雜沓爭馳騖以爲名高其才華意氣雄睨一時者殆不爲少生悛悛鄙樸人耳其後日久事移才華且見其彫毀而意氣若爲之刋落甚者不復憶曩之所講爲何事生顧見地日高行誼日篤其皭然不緇之學可望而知之故一時賢

士大夫莫不因余以知生而又莫不因生以信余
噫此豈生一人力哉蒲塘翁少游鄒東郭先生之
門其志早定故名寵芬華不膠於其心其於生之
學也不啻無以奪之而寔有以導之譬之鼓宮而
宮應叩角而角隨乃其理也翁賦性簡朴中年即
棄去科舉不理其所居者深林長谷之間其與談
者農夫田畯之事益方安其子之心一道同又惡
知夫紆朱懷金為得志而欲其慕從之哉然則生
雖賢而得翁開之其成此非難也今孟夏十一日

翁七十誕辰高生期輩若干人將往祝之而問頌於余余唯茅峯天印間爲金陵地脉土良水清異時葛洪許邁陶隱居楊義和往往從此仙去而今得翁父子是地靈嘗旁洩於方外而今復鍾之儒家者流爲可喜也審如是則翁之壽方與斯道久長世之所云壽者何足爲祝乎是爲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大元輔申公致相事之十年　天子舉冊立大典以壐書存公於家又一年公壽七十門下士某某

謀奉觴於堂效一言之頌乃不謂某謭劣而令其
屬詞某辱公知甚深故不敢委而竊有感於古君
顛之說云書有之天壽平格保乂有殷益古之平
天下者必自平其心始以彼銳名者急於自標異
乃始務為殊尤絕跡若見以謂非常可喜者然內
嘗與其心之眞違而外與天下之事幾違非不煒
然有述於世要以當天心而毆國基斷未之有也
惟夫宗工鉅人齊物我遺非譽寧紓體以持其衡
而無私昂寧跳身以伸其衡而無私抑無昂無抑

國平乃得及乎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斯曩者平格之效已往公柄國者十有餘載推其至誠與世相悃悃款款無標奇獵異之心纖介於其中推轂賢者雜遝而進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薦曰彼自以其材見拔也博諮羣言擇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擇之爲功而曰某與某寔議之也亦且引繩批根求多於公而鮮忌乃不知公之能容之而曰我固敢言也當其時公苦心密畫不激不隨靡以秋豪之端稍動於意氣故　上賢重公而倚信之方言

者爭爲訐以忤　上與齮齕公以自名公宛轉徐解不令大有摧折他兩輔十三郡國以機事請者爲之條臧否臚利便的的中窾有言之而輒效者有旣效而人不知者即　國本未建且尤公不以力爭迨大典甫定　璽書煌煌若以報成事於公者而人始曉然知議出於公無疑已嗟乎公爲心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見其操其所擘畫務於當國家之實而不必有其名大臣斷斷無技乃能用天下之技以爲技茲所稱平格之道而公所操

以保乂我邦家者歟頊公耆年而貌愉神王不減
少壯時葢天下顯德公以平而陰額公以壽公厚
以平壽國而還用其平以自壽固其理也公巖居
以來國脊脊多事非其舊矣卽世未嘗一日忘公
而公亦豈能遽忘世哉　主上深惟嶽降至意必
精繹重倚盡展公保衡之力於縣官而壽耉之用
乃究儻直以耆氣葆眞不接天下之用而有餘於
已爲公願者不足道也於是二三子忻然題其言
頌申甫之章以前爲壽而屬小子操牘載之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萬曆癸巳國本未定　上深居法宮諸事稍稍萌芽矣顧獨虛首揆席特起荆石先生而柄之政先生數謝不敏中外使者繹騷道路不絕先生不得辭遂起視事適先生指使之年七月二十一日爲降岳辰詞林故事推擇一人代爲言爲酌者幾某不佞班列最下寔執是役大抵謂先生當釜鬲之時用晦而明深合古清淨寧一之旨其明年　上俞先生請命　皇子出閣講學中外懽然先生遂

稱病謝事累十數疏　上不能奪爲增秩賜金以
寵其行又五年　天子卒用先生議建　東朝備
官屬推恩臣下特遣行人從田間問先生起居狀
時長公辰玉繼入史局詔諭江南因請急視先生
匕箸今年先生壽七十南中公卿謀所以頌先生
者而又從里中推擇不佞某執筆札某益觀往事
而知先生定策之奇又感今事而嘆先生知幾之
神也當國本未定時　天子意初無他特以其事
重大不欲自臣下發而揣摩者以其意妄疑上以

爲意且不測主者稍不逐聲爲號惕狀則又以其意妄疑主者以爲意亦且不測激之則疑於上緩之則疑於下疑於上則欲豫而反遲疑於下則欲靜而反沸先生以其事爲兩濟之舟而以其身懸兩射之的爭之以羽翼之實而不爭之以名止其未必然之幾而不止之以口鄴侯所不能得之抵足之肅宗而子房乃得之以天下戲之高帝故曰奇也當時　上獨嚴重先生甚臺諫之言十有不得一二六曹之言十不得三四郎他輔臣十不得

五六者於先生猷虛已以聽故萌芽雖蠢蠢動矣或脅息莫敢支吾或鼠伏莫肆猰㺄壬人陽爲好音之懷而氣類亦陰有藉以厚集其勢乃爭廡者操室中之戈修郄者挑穴中之鬬　天子且漸與羣臣不相習而旁睨者復攫攘其間迨先生去國尋至嚴者不憚重者見輕繫安危而全國體者始莫知所屬矣當先生堅臥不出舉朝莫得其所以郎某亦嘗置疑於其間而不知陰陽消長之幾先生有獨觀其深者蓋　主上眡先生爲意指則政

本重而後來者眡　主上爲意指則意指之所從出者重一　則法有餘榮而國以榮一　則斥有餘辱而國以辱是子明所不能見之祥符者而文靖獨見之于景德鄭公所不能見之入國之日者而希文先見于議獄之時故曰神也譬之舟然忽捐遭于驚風駭浪之中衆且瞑眩失氣而柁者自若則衆者客而柁者主也及衝擊曲折于縈洄宛轉之波流倏而南北與獨舟中不知而陸人知之則舟者動而陸者靜也夫衆之瞑眩失氣者先生一處

之以無事而國本定至其所南北異嚮者衆人亦處之以爲無事而先生且奉身退矣故觀先生之往事而知先生功在今日觀今日之時事而知先生之功在當日今日之功當日隱而今日顯當日之功今日隱而當日亦不顯或用而不用或不用而用然則先生之隱者以千萬計而其顯者不過一二而已此其含而未吐茹而不窮豈筭數尋丈之可測哉固宜引而爲年象而爲賢若衡尊之置過者酌而不辭又若尾閭之墟百川注而不滿區

廬松栢岡陵之祝不足爲先生道也或曰嘗平一
武人耳先零之動且慨焉請行曰無如老臣今中
外不謂無事矣　天子將幡然修改元之政先生
必杖而造朝如商文毅謝文正故事吾輩奚歔望
於先生之歸顧某聞先生栖神玄漠方與造物者
游名可得而聞身其可得而致耶然又安知先生
不用之非用也聞者謂之言也有當於先生輒書
以爲壽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自漢論才必首簡重樸茂之士推爲長者平陽之淸淨絳侯之厚重眡彼才敏辯給之人浚之輙流擊之隨應者疑若無短長然乃至定危疑靖棼亂才敏辯給者束手不敢動獨淸淨重厚者不動聲色而收之故能策名世流景鑠致足術也以余觀於今陵陽徐公儻其人非歟公宛陵産也宛陵饒豪雋尚儁藻表表一時公獨性宇澄涵精神歛固顴而少華恬而不見跡居恒寡言笑而接人以恭捐煩苛而應事以暇出守閩蜀爲循良第一繼長

滇臬晉右轄會岳鳳之亂公繇擁傳指授所從護將士功什六七而不以自居已徙山東土民口文公均徭編賦爲計久遠者難更僕數也公淵默如金甌投合不輕以試而山輝川媚在所見珍　上特簡大僚以納言畀公詎非爲大受地哉而公且上書自免歸矣當公在東省贖鍰諸輸之公而稍出其羨以繕官廨言者求多於公葦以此爲誚病不知長者如公所至莫能名其功而乃欲指其隙得乎余間論公於國爲寶臣其所躬蒞羔羊素絲

之屬與典刑耆祭之登嘗與清廟之名弼孫子以
单詞罷豈非傳記所稱爵不滿其材位不副其志
抑漢之祭酒若兩龔之屬已邪嗟乎馳騖者每一
世而無餘停涵者必苞孕而有遺味公歸兢兢抑
畏無改布素時人之德我報之恐後而以不遜至
者公不知也不啻容之而已譬若萬斛之舟載及
其半其衍而爲禎祥凝而爲壽考也固宜頃春秋
八十冬孟某日爲覽揆之辰子壻後君尚禮奠公
之教亦以長厚聞將率二子有聲有年觴焉而謁

余爲詞夫公用未竟而又泯嘿不自明意豈斤斤
靳報者顧壽富康寧子孫代興庶幾華封人所稱
蓋不自覺而必有能竟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
物哉遂書以貽後君使爲壽

李如野先生壽序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蘭膏明燭二八遞代徘徊
於觴俎之間窮日夜而不能自休叫梟盱盧抑手
交臂離合於一枰之上擲百萬而不滿其一睨此
世俗之所共愉快也有鑒古玩物者過而笑之曰

此何其垢且濁也則以法書圖畫之爲清彈琴奕碁之爲適矣而又有笑其側者彼且與名勝相招邀與山水爲游衍故有丹青浩然刻畫賈島若將求爲師資而不能而登高丘汎長川不可驟得至託爲臥遊以賞之意此亦達矣而知道者猶然非之何也物之美惡無常而人之欣厭有主苟屑屑焉必得之爲快名曰徇物夫以我徇物則物貴而爲物所徇則我貴世之有待而樂者未有不喪已以逐物者也乃如野先生則異是先生少以文學

高等累爲鉅公所稱引後以久次出爲維楊弟子師先生藴藉旣不盡施用而日交歡諸詞人以著書談秇爲樂凡名士贈言緘之滿篋笥每授經之暇且咏且披若將樂而忘其老也于今世所謂七子者至摹其象而玩對之曰吾以幾於神矣又摹五岳諸名山出必與俱曰吾以幾於天游即先生之篤好如此吾以謂直寄焉耳已而豈以爲先生累哉先生春秋六十有六其目視不流而丰神四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意

先生者豈其寓意而不靡乎物神適而形不煩事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為託於不得已漠然而固存者耶然則先生所著皆怡神引年之具也而與世俗之樂異矣先生之子哲與余同舉其奉檄歸也欲余一言壽先生先生其一笑置之而無更以是為箧笥之點也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余濫竽史局蜀黃昭素者與同籍同署又同臭味葢相得甚驩無厭也時尊人春亭翁歷官多名蹟

乃遷奉右史以行書抵昭素時僊僊有歸輿云頃翁春秋踰六十二三兄弟謀所以祝者而屬余爲詞余聞翁自羈丱卽能讀古人之書解當世之務阨於遇弗盡試第其課士者二理人者三所至有錚錚聲焉而於通渭河間最著通渭多悍民上谷商多奸孔顩能令民無逋賦吏無骫法豪右巨商帖帖然重足累息而不獲一逞凡也材偷則美補詘繕城則絀舉嬴譬之淳于國能變方爲齊而疾隨手差也斯豈非通方之鉅才吏治之善軌哉余

覩今仕宦有二千時者病其下憂民者忤於時益其不能兩遂也翁豪爽伉直壹意在民在邊邊人親之去天津天津人泣送之愛行而人懷固翁志也翁卽不躋通顯而於志適得何屑屑然以纓綏爲徽纆而務釋之哉史柄藩國事不爲卑散獨今制一授不更出用世者或不樂就夫董賈古醇儒材大夫也旣先之矣以彼挾天人之筴抗治安之疏切磋痛哭聲動人主豈謂其鴻漸之無翼豕跡之難遠哉而平津東陽一加褻斐輒棄遠國今去

之百禩以其人視兩公竟何如也然則翁其可無
恨秦大國左右史髙秩又終南太華名山水在焉
退食之暇角巾野服相羊其間亦足自愉快巳葢
人生適意我自得之儻其坐輙書空欝而望遠郎
山林漁釣皆桎梏也翁以曠觀優游俛仰朱門𫏋
如蓬戶勢人等之海鳥又奚長嗟之不可臾哉翁
年甫指使齒髮光好笑談諧謔不減少壯其筭當
未有艾也余特覩翁書因爲論著之以廣其意如
此昭素博雅好修余一晤對退未嘗不發悅也賈

生嬌嬌登朝史稱子嘉能世其學以爲美談觀昭
素嘉不足道矣

劉太孺人六十序

歲己丑　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
業之意甚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雋乂儲之館閣
得二十有二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翩
翩爲後先所未有顧此二十五人其得全庭闈之
樂如子輿所云十人而已九人者即不能怙恃兼
存瞻望兩慰而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

改火耳而以事歸者巳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以從所謂親心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傅四君其親一就視邸中而他務牽懷項之且襆被去乃奉母於玆者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尤難者哉何者都各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之貴無桑梓之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常也嘗覩北山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校以致咎而發訴固無足道乃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之岵屺啓其瞻矚而患其不來其

情何亟也方小雅盛時先王以道德役天下之賢
靡情不體然探其意而代之言猶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毋抑勢難兼遂即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
容於承明著作之廬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
征行鞅掌如詩人之所嘆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
掬溜播灑無不得爲者外爲橐筆之游內有板輿
之馭修髓之奉盈其前而珈翟之封湊其後錫命
覲之蓋二十五人之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
能悅親也而彌信其爲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

而彌安其爲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遘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仕者且不必作歌來諗而將毋之情靡之弗獲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六日其設帨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今之遭而毋思輕去其子也哉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夫江發汶山財濫觴耳已而括漢泗兼淮湘沅澧沮漳靡不包絡而其勢至於作界南北呼吸萬里一何壯哉黃河經朔漠徑中夏自龍門而南激爲洪濤播爲安瀾奔泓浩渺與天地相經緯然其出葱嶺與于闐可褰裳而涉也水莫大於江河未有離其源而能爲大者況於人乎洪都夏君元甫已丑與余同舉進士君爲人樂易而簡直開明而整練見者莫不卜其遠器已而司理紹興能聲大起孟三兄弟方喜其能而君不以自多曰此吾二人

之教也頊翁年七十有三孺人七十春秋高矣然
本其修於身若施於人者同心併力無矯情無倦
色故純白獨完機事不作蹈繩履尺絶去嘻嗃至
其撫兄遺孤不異巳子咸有成立而後巳其爲德
於家者家之人能言之與物以誠不侵然諾振卹
貧乏不計有無其爲德於鄉者鄉之人能言之乃
式穀其子卽有細故必加譙訶則又家人之嚴君
義方之善軌巳余觀世之儲慶源以發其家者率
厚施而薄取多積而寡泄其累善也雖銖寸而不

厥其獲報也歷久遠而不爽此其恒也翁爲人位不稱德名不暢實施不斷報善不近聞其停滙欝積既深以久一發而爲司理君又奚怪哉或者謂司理綰一郡之要其所奔走之令丞尉以十百數其所品隲之羣有司以千數其所震疊而煦育之士民以億萬數翁即負隱德所手不過簞豆之細其所濟僅可指屈而名聲亦不能出里閈之外也乃其慶在彼其源在此者余以爲亦顧其盡心謂何耳翁爲德於其身與家而其心藹藹孺人相其夫

爲德於身與家而其心盡心盡而慶鍾之矣即司理者出政發慮與人布利而祛害小大不同其盡心一也然則謂翁之慶源深遠譬若江河然豈誣也哉是歲也君政成人和而喜其親之樂見之也謁余言而介壽焉夫都繁膴者生靡不遂而不能無愧於志懷高尚者意無不得而不能不苦其生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也翁夫婦既托鹿門之高蹤而又得司理君之色養莊生所謂恬與愉且佹兼之而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其在此

也夫故余本江河爲頌以見夏氏之爲慶其來有自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鄭大夫一所公者閩人也筮仕無爲學時余師耿恭簡公領督學使者每指數諸師儒必大夫重巳令三水入爲南計部郎冡宰王金泉公指數諸郎曹亦必大夫重大夫弗至則巳至必舉茂名非賢無繇也自此擢二千石往余嚴棲遠不相聞廹叨壓仕籍問訊公治行而公屬歸田久矣歲辛丑方

負痾屏居為鑪何君大積王君用臣者與大夫仲子忠周歷厚善屬余言為壽余乃問知大夫歷官次第而益嘆知之未盡也大夫令三水時吏卒䟽嶺以南為外府以彼其時三水之民幾為焦土大夫不難以孝薛臨之訓和其人民而名捕巨盜轉餉二源蓋一夕幾十起云迨龍安新治番漢雜大夫籌要衝廣儲偫飭强梗綏善良亢也士民謳吟而諸夷案堵孰非大夫功也藉弟令竟其用於洱海何虞緬事哉益大夫治計部七祺而得龍安

治能安又七禩而得洱海主爵者豈可謂無意乎
誠欲盡大夫才耳往者捕寇而兩梁迹埽轉輸而
二源食足業效於用矣臬憲視治郡其權爲易行
治戎於先事梭寇之方張其機爲易運以巨才當
局效謀而旁指爲其事爲易集乃阨於讒而未盡
以展葢誠感遐裔而不能回當軸之惑精格猛虎
而不能弭宵人之謗大夫其如之何哉大夫去滇
里居今壽若干歲而筋力彊固不減少壯時配某
宜人少大夫幾歲健與大夫等以六月十有一日

同稱壽於家亦一奇也夫二人儷德齊齒子孫㕍前華髮相望福祉兼美人間之盛事備矣曩之不竟於用安知非天留其贏爲今日地邪於大夫奚憾且也大夫子若孫以詩書亢宗方翩翩然鵲起謂卽以竟用大夫可也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新都爲金陵左輔山川淸駛聞於宇內故爲名商巨賈之走集人物繁華之輻輳此甾富貴之娛而非高人耆舊之居獨其旁邑去新都二百四十里

而遙山拱而藏水深而聚有重巒疊嶂之阻而絶
奇麗紛華之觀則惟星源爲然乎嘗陰求之意必
有偉人逸士居之而後無愧於江山之勝而其俗
間或以財力相雄長大都與上國無異求其淳固
顓壹澹然自守者迄不可得豈古今不相及而習
俗亦因以轉移者歟頃因余門人持國相游從始
聞尊人肇峯封君之爲人此余之所甚賢而欲亟
言之者也翁乃大鄣名族王父敉陳公以篤行伏
一時筋力纖嗇致貲盈萬與兩兄遺孤共之不私

一錢子株原公性質木一仍其家法無改迨翁生
而倜儻扶義議論侃侃里閈中急難咸待其片言
以解卽呰窳蠭起不少避不亦古節俠者流哉年
長更折節爲倫磊砢英多之氣又若剷削無餘者
持國成進士當選爲御史貴重矣翁乃修其馴行
不替有加焉故陳公之淳德幾還舊觀卽一絲一
粟分賦子婦視儒生時節縮無異也今人少得志
馳意於驕奢佚欲之樂而忘布衣革帶之行翁履
顯榮日覩貴富薰灼之勢顧抑志而出此其自處

眞無愧於世德而可以回星源之倩俗致足術也於是翁年六十中冬九日爲覽揆之辰子壻潘生爲鯤乞余言爲稱觴之獻夫惟耆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其於永年之道竊意其有庶幾者乃書此貽之異日持國釆風四方見山栖谷飲之士有得於道者問其術以歸壽於親其有異於余言否也

金全州思馨公七十序

范蔚宗作漢史始標獨行之目謂其成名立方風

軌足懷也是時士趨於名刻情修容依倚道秇以就其聲價而絶俗違時過爲激詭則合眞抱樸之君子抑或耻之無論中表殊情老壯異節其槩括將有不至而較之自然之充符無慮遠矣唐史流例猥多卓行孝友忠義至析爲三品雖其與蔚宗異意亦非篤論也新安金思馨公孝義篤行諸媺節不可縷數人占其一端即可以目名而公俛兼之藉令作史者見之不知當置公何等然公坦易率直未嘗與世之崖異者相頡頏也嘖乎其處順

洎乎其似道合中表等老壯未有異也余每一接
公如行霧露中潛自沾潤葢公燕居申申如也其
子弟恂恂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故一時芸夫
牧竪靡不以善良歸公蒙莊所稱熏然慈仁謂之
君子者非歟新安山峭削而水淸駛士生其間尤
喜爲奇節公顧沘切委篤不欲揭揭然以嶄截自
命世亦謂無殊尤絶跡可以驚動人之耳目者不
知此余之所深服於公而非櫽括爲名者之所能
及也歳秋孟翁年且七十友人某某輩謀往祝之

而妄余以言余謂壽之爲道恬愉相養之謂也恬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足以葆其外愉而不恬則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其存公以坦蕩爲心和平爲行足使疵厲無所薄而疢疹不得作人之履福而引年者孰踰公往公六十時余爲序業臚列公行事此復推本而言之令知公之誠心爲質絕去緣飾者異日良史出其必有以處公矣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晉陸雲之言曰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憒

於棼華者享無疆之休夫捋指通意究觀其玄奥乃知達人脫然昭曠獨立埃壒師友造化而不爲萬物役也史稱由光義至高豈必畢志陸沈終身坱莽之墟乃稱逸哉顧其心抗霞表如沈麟士何點諸人雖開門教授宴樂不隔而皭然不蒙其溫蠖儻推覩其致卽方軌頳陽砥礪頹俗其又奚讓焉新安梅友張先生少以經術著攻苦力學與宗人玉陽太史齊名久之以其業抗顏而爲人師時駸將顯融於時矣一旦覩終叛盡毀其業以去

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壹𠕋於酒以自豪
夫先生經學質行並驅齊美嘗其修賔揆之業詠
帝王之經秪三五之德豔淸和之理蓋奮庸之門
軌非巖海之跡蹈也第以禄養弗逮飄然遠遯胝
居平之所營如將維縶之者斯其深中隱厚非常
情可測矣以彼挺夔龍之器襲木鄉之遯懐巖廊
之寳踵輿蓧之遊卽沈何者流濡跡人世亦何害
其沈冥哉麟士敎士差山所居成市先生業與之
埒而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復與千皙之逋隱者同

且三子才秀兼有亢宗之望季大鼎尤以博士業
負俊聲先生鬱憊未寫胸臆欲披者將待此以竟
之雖恬澹寡求箕山托志未爲不遇也先生仲子
大晋能聲詩僑居白下所游多聞人歲冬孟十三
日先生懸弧之辰余宗侯斐熊輩將率同志祝之
而屬余修酌者之詞余聞亭毒無已眞人不瘁知
先生履福引年有難以歲月計者葢恬之爲貴而
非夢華之以也旣以語諸君不見謂爲謬曰亦庶
幾先生之玄散賦非邪是日也有如以叔夜之酒

鎗進不知先生能終辭之否

蔣隱君七十壽序

嘗考信載籍及所目閱指數耆艾魁壘之士多得之窮阨困苦中而佚樂者不與焉然則窮阨困苦君子將取以爲資而未嘗前却於斯也故楩柟杞梓材矣必飫陽和凌陰沍歷歲時然後棟梁桷杙輪輿輻輹巨細短長無不勝其任是吾良金也火不煅水不淬石不錯頑然鑛耳是禍之而福損乃爲益固造化消息之常而壽命之所係也何者天

之生人業毓其軀榦流其氣脉發其聰明矣而非
斂之不全非錬之不固以彼芬華波蕩方役吾心
之不暇吾復縱其情之所麗而莫之能止天地之
眞氣日流月澌而不能以復存亦奚怪哉以余觀
於新安蔣君有足徵焉君生素封家弱冠爲博士
弟子已遊成均交四方之才士會當乘時翶起爲
門祚榮也而倏遭閔凶羣不逞謀危中之爲鴆爲
訟犇詈四布旁睨者以爲孤煢如君計無復之耳
君顧能難乎之情付以理遣無對之感寄諸志言

使期願可以坐致如君夫婦者方諸古之隱德豈有愧乎戊申君五十秋季爲覽揆之辰閔孺人長君一歲親知諆後先稱觴孺人謝弗受曰以待君之誕期而舉焉意甚美也先期君子太學啓基屬余言爲酌者先嘻異日史局有傳隱逸者聞之必有以處君也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九

碑

勑賜吉祥寺重修碑

葢聞知言說之本空者因言可以闡教了色相之無礙者即相可以明眞故僧會遊吳法蘭入洛精廬表於南國招提創自東都詎非以竹林檀閣目擊道存柰苑祇園因敬生悟者哉或者謂理超生滅之界即建立皆有漏之因道絕形識之封則像教非無爲之旨是又一隅之淺智非通人之大觀

者矣何者法之爲言也貫有無等空色融理事混中邊諸佛體之則三菩提菩薩修之則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着花善友求之爲如意寶故風柯月渚總露機鋒蘚徑蘿龕咸提宗趣豈以象巖窈窕非解脫之玄宗龍藏森嚴悖尸羅之妙躅者哉吉祥禪寺者勝國時天妃廟在焉北接鳳皇之嶺形勢逶迤南亘清涼之山几案廻薄東則鍾陵標舉雲艧之所出没西則馬鞍低控江濤之所激蕩兼之修竹萬个挾淇

國之遺蹟倩桃千樹藏武陵之舊事誠南都幽勝
處也永樂初中官鄭和歸自西洋增置爲寺　朝
廷降勅護之正統辛酉住持智能復加修葺迨今
百四十年矣開林薙草古非乏人紐業承基久難
其續尋至榱椽漸毀經像無依此緇素之所共
人天之所興歎也釋眞慶者一心凝練五衆宗推
萬曆以來總持茲寺傷智幢之欲折愳戒寶之將
沈矢志選材庀徒作室時則景仰者聞風助道効
力者說以忘勞重開方便之門大啓圓明之域遂

令三身競爽四殿聳新雲退寒巖出鈴閣山堂之妙月來湛水現鍾臺壠樹之奇葢不必借座燈王請飯香土而洛水璽書之頌芳園華蕋之祠庶幾其不墜已是役也徐君承宗顧君其言李君紹者提萬戶之侯印契三乘之聖諦率衆相工既殫厥力詣余謀伐石紀之余也佩伽佗之一光飲羼池之八味高談寡一古則愧漆園翁深入不二今則非維摩詰弟以遵氏柄荆於蓮社玄風拾橡於檮林嘗沐無縁之慈所覯可久之業寓言頌禱敢辭

篆刻之勤垂示來茲永作津梁之助其詞曰

攸攸法界芒芒品類智慧停輈無明縱轡癡城恚海情簸意率疇擊其蒙疇覺其寐（其一）猗歟大雄秉運而興高拔六度妙演三乘開茲闇室示以心燈聲聞色見彼岸同登（其二）大教陵夷枝分派衍正法日深像教日淺二諦旣偏一如誰顯方廣終湮眞空莫演（其三）誰能獨悟種智都圓思超繫表道照機前拈草建刹指柏參禪卽相卽實何白何玄（其四）翹翹鳳山名藍夙敞無平不陂有復斯往昔也莊嚴

今茲灌莽像設蕭疎停驂遠想其五有美僧英重啓香臺事從緣合緣因善胎千光霧動七淨搬開蘭山桂水於焉徘徊其六夙仰蛾眉忻聞鷲嶺其風可美修途難騁館宇新開薰修日引戒月悲花目瞻心領其七經行宴坐松門蕙樓無金可繪有石堪留銘題琴琰字勒銀鉤願見聞者同乘智舟其八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若夫鷲嶺開圖雞林闡法朗玄珠于定水抵蒼璧于愛河據五演以發揮畫四流而提挈足使迷方

自曉蹇步同安非大雄孰能當此者乎顧自義學繁興頓教日弛徇物情之好輕忘大道之甚夾豈知迷悟異塗聖凡同體其悟也即衆生爲諸佛之本源其迷也即聖解爲凡夫之坑塹情生智隔力盡功圓故釋天之寶網不藉人爲離垢之摩尼匪从外得此之爲義莫備于華嚴矣始列毗盧法界既陳普賢行海體用互徹依正交參示當念之咸眞信即心而爲佛俾披覽者若獲如意之珠食善見之果有求輙遂無疾不瘳誠所謂諸佛之密因

如來之眞諦者乎迨夫摩騰之至難陁之譯所爲
尋師鹿苑抱帙猊臺豈以忘兔而守蹄政欲因標
而見月然而爭參佛影徒侈說鈴悠悠者虛歷僧
祇皎皎者自纒法見詎非以秘密之玄宗下士大
笑究竟之微旨非人不行者哉牛頭弘覺寺者建
業之名藍也憑絕巘以覘形俯長江而挺勝丹梯
碧洞上胥藤蘿桂廡松楹下飛泉溜遠瞻則千林
接隰近睇而雙角昻霄蓋自王丞相指以示人融
法師坐而進道遂以雄標江表法紹曹溪百剎攸

依九衢瞻禮若其琳臺聳照寶相分光有類飛來
無翫涌出銀龕幻影倒垂鴈塔之花石壁鐫經下
映龍宮之業是以黃旗畫徙紫蓋齊臨　仁皇宰
文士以品題　武廟慕嘉名而眺矚信息心之名
蹟栖禪之勝地也金陵釋定林者不礙居眞甚深
爲寶憫兹蓋縛大布津梁謂非經曷以度世非閣
曷以庋經乃建置禪堂之後榜曰華嚴以全經貯
焉于時藺足羸形大海栝浮之苦累時積歲流沙
懸度之勞願力既登信心彌廣以故淨財霧集眞

众星馳架險連甍因高積磴丹青映于崗閣銑鋈
接乎蓮宇遂使三十二好之相月朗毗耶八十一
卷之文雷轟震旦自非信格豚魚行瑩圭璧豈能
動玄機于盼蠁成勝業于須臾勳邁布金德超掩
髮是役也上人徵銘于余亡何訪道亭州示疾而
殁嗟乎見化靡常應身難駐繁霜且委陰風暮來
隻履颫其若空雙峯黯而無色命也如此人其柰
何今年春余結侶南郊尋眞上刹但見樹藏䆵于
玉葉鳥弄鳴于瓊音十種香泥瑤壇踊躍四依圓

鏡飛閣翺翔澍甘露于十方縣佛日于三際時移
事異物在人非感拂松之旣遐傷社蓮之永謝言
猶在耳死豈倍心爰竭鄙衷式昭弘美庶幾玄覽
湛霽長垂蔽月之基彩筆縱橫欲借凌雲之氣其
詞曰
猗歟聖言華嚴爲統十萬正文百千妙頌行海無
涯法界斯總淵匠旣遠妙義寖微智燈欲晦疑羣
時飛不有覺筏疇開悟機岌岌牛頭靡開淨國碧
洞樓霞丹丘抗月考室巖腰曾巢嶺脊有美闕士

卓錫來臻弘新杰構大演眞乘迷雲盡斂法雨斯興寶坊搬起銀函星布樹以妙拎登之覺路熒熒千燈迷方自悟旣忻繩布筏痛舟沈去來何在輪奐長新題銘貞珉敢詒靈津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强破敵

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于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廟庭歎蜀至今千三百年事之廢興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蓋邊夷徼在所有之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恐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縉四方之轂凡有謀者必禱焉日吉而後從事中間銷

沮姦謀振發忠義以助成　聖化者非細嗚呼爲
君子而謀有同易筮拒不正之問無殊嚴卜非盛
德其疇能之國朝受命宅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營
室之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搤四方以京師爲辰
極而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余少知嚮
往夢寐之中累與侯遇屬某官某謂籩豆有嚴而
琬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乃命于碑
而銘之其詞曰
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旍如羆如虎逸氣干

胥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超爲帝禦侮大夏顛隮極力掌拄靈鋒電耀威策震舉勇摧七將氣吞羣旅報曹詎盩嘗吳非忤炳炳丹心天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衺掃除萬國安堵方倚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咳霆怒雨豈其湮淪草木朽腐悉哉　文皇膺揚啓土奠鼎幽燕飛龍九五鬱屈觚稜穹窿禁禦侯呵護之如棟斯礎晻靄陰風弓刀楚楚森然環衛惝怳是憑伏臘繽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阯蘭洲莽卜以筵芧

如枹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提之凜面相詔義舉長信姦謀遄沮侯其冥冥庇厥區宇矧國熈恬邊陲中璫翳日腥雲有紛獯虜侯甲鎧鎧亦赭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尚截狐豕披攘翔粘永祚　皇圖為百神主牲牷既脇松桂翔舞孔蓋低臨霓裳紛下禪旐遞以鐘橫石虡敬勒銘詞流芬終古

明卓忠貞公祠聯

夫擬劌顏滌汛掃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圖執朱旗

而清人瀆者聖人之畧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
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
王綱解則開八紘以乂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
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忠
貞公名敬字惟恭温之安固人也負公卿之骨鯁
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
府多聞披玉軸之文史兵符黙契窮金壇之秘訣
陳仲弓閨門之德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
武末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

中梁國旌旗乃上促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議
固已嘶釁萌遏國體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
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　燕國始建
公覘其幾微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郎
賈生筴諸王之勢鼂錯謀劉氏之安何能遠過而
壯事難期老謀莫試尋至中州圮坼上國奔離士
女同歎于殷墟鬼神共謀于曹社葢天方初夷屬
搶攘而未定故人懷靡常舍　神聖其奚屬斯時
也以　高帝之子纘戎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

畧龕夷　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儗子燕孫詒豈瞻烏之靡定公郎準管魏之擇主撫鐘虡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當異日談也顱刀環築口吠堯之語不輟戟枝入頸迭往之情彌厲臧洪同日誓不俱生十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去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材智邁於夷等生死能爲有無故也公歿　文皇帝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

耳湯不以伐夏而狃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紲采薇之墨允非天下之至公其疇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詔書建祠冶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爲明　主思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祀英魂未妥鄉人興嘆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即中川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乎方黃之死事非不烈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危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超千

祀者其惟公乎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覲公廟
貌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
悟光明其何暮擊牲爰告郎石爲銘詞曰
粤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
流疾風斯勁㦸㦸卓公忠出其性有明開闢地正
天刑龍戰甫戢玄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剜勇
智不作華裔疇安　眞人踵興閏統斯削帝緒中
賡壇社如昨簞食壺漿稽首崩角用命有瘞與人無
適莫公也矯矯力抗其衝賈策定制鼂疏徙封委

心王室削款侯宗水投石拒心苦力窮無波不隳有作莫遂大夏顛隮一木焉制勇嬰鱗逆心安骨碎呂鑊胡甘社稷是衛疇不自委曰國懿親公志邁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陵厲白日晦靄高雲周民則頑殷彝已厚養士卅年庶幾無負厥有褒詞皇皇　天口君義臣忠異塗同紐我皇御宇丹書白麻閔彼忠魂一灑垢瑕旌祠冶城錫侃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嶠既鄉公之桑梓祠宇弗虔仰懦奚以有美衛侯鳩僃相址高甍

雲構層櫨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宫摹文像卓作
配西東姦雄泚顙烈士動容刊碑撰德今古英風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奉　勑撰

葢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凡人莫不欲
壽脊亭毒以盡年鷇飲巢栖感物之情葢寡竾金
揉木逐慾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
互戰寒燠並侵疾纏湊胝靡知救止痼入膏肓歸
於夭折自非大聖哲人挺生踵出惡能見標知本
驅除滯固飛丹鍊石引納清和令黔首期於普濟

蒼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王廟一區藥王扁鵲一名秦越人盎州人也禁方禀於神人天下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鑿鑿流傳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士人以藥王目之縣縣城郭即令威之靈墟縣縣俎豆比庚桑之畏壘　今皇帝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即康寧因念祠宇湫隘弗稱具瞻乃降大渙命中涓因其舊蹟葺爲新廟且謂醫之爲道羲農黃帝寔始基之更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能醫者祔焉斯時

也　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徵於有司詘不舉[illegible]貲一出之中[illegible]因高背下揆日觀星察隱嶙之餘基易凋殘之落構於是大夏鬱起神儀穆然繡栭雲楣爛斑奪目蘭橑桂棟氤氳襲人岧嶤欂桷恍臨帝子之宮杳靄風烟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可興可以羞蕗澗沼沚之毛可以酌潢汙行潦之水獨萬民之夭札躋一世於仁壽非至聖疇能與於此乎竊聞三皇之治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敎五谷以代血毛之食宣百藥以拯夭傷之

命民靡日而不用用彌久而滋彰此於聖眞猶爲
土苴而已惠被羣生恩流含氣若斯之盛者矣迨
攷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向列仙傳者
寔居三一斯皆人寰高隱曠代仙眞吐納清虛揮
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廢能使之
興苦能使之樂非日誥怪徵神伎成則賤而已繇
斯以譚清淨無爲抱眞守一以虛明應物爲用以
慈儉不爭爲寶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溫原
疾病之深淺診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之末也

故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進養心之說鷄犬相聞
莊生指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黃帝之書尋
其微言並臻泰定豈徒以五毒五氣之調應九竅
九藏之變如斯而已哉臣伏覩　皇帝臨御以來
祀埀二十道咸五三齋心服形清淨寡欲不佳兵
而裔夷服不好察而覎敘明固已同天下於華胥
見神人於姑射而又斥其羸餘以爲此廟上以竟
　母后欲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
法禦災協於祀典抑可導和發祥揚於來禩諭於

有知謂當有頌　皇帝曰爾某其爲銘臣惟宣
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詞臣之職也敬勤貞石
樹之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傳閟宮之
什其詞曰
玄黃剖判粤有君臣體國經野司天屬人三微遞
襲五運相因不有聖喆孰拯蒙昏猗與三皇應期
撫世羲易農醫開迷釋沴爰及軒岐靈樞乃著神
祖聖立古謝今升長桑嘿授渤海相承上池一飲
鏡徹波澄有倜斯顯靡應不神虢生能起桓死可

判醫無定名隨俗爲變湯熨非材酒醪詎善惟病
之機厥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韻芬芳豐渠高郭實
維故鄉椒蘭晻靄祠宇墟荒猶餘靈響呵護上方
皇矣　大君膺圖執象六氣氤氳三靈肸蠁廓是
靈祠負彼淵匠本之源之義摹軒像襃圖增拓儀
衛加隆乾坤壯觀日月新宮龍衣近接虹渚遥通
究其穆穆上古之風亦有羣英古今焜煒異代同
工隱茲醫藥雲與龍從聲華鍔鍔其化則遷其靈
是託仙眞窟宅帝子山川丹粱霞錯紫柱星懸儀

形肅穆徒御周旋虎舍玉座洞卷珠簾華蟲朱虎

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欺蠲危有

赬黃絹新鐫綠樽斯符　聖算縣縣千萬億載